

第二十六课 祖师宿慧记忆与不妄语

〔财旺诺布 约 5-10 岁（1702-1707） | 地点：貢覺三岩縣〕

上一堂课开始讲到，仁珍才旺诺布祖师在很小的时候，就受到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特别的眷顾和照顾：出生前就已给予预言，出生时又特地来为孩子加持祝福。可见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对仁珍才旺诺布非常非常关怀重视。但是，贝玛德钦林巴大师也不会刻意去护着祖师。

像我们讲的出生那段期间，很小时就受到很多毁谤批评，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并没有刻意去阻拦、去替祖师辩驳、去跟大家反驳。当然，祂自己的预言里已经特别讲了、也承认了。照理说，只要是信仰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信徒，也都会承认祖师的身份。

所以最主要的问题，还是在贝玛德钦林巴大师那些亲戚身上：一方面祂们看不上祖师的家族，觉得祂们就是地痞流氓、山野小村落，过去也没出过什么有名的大人物。另一方面，琼仁多杰大师当时是那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伏藏大师，祂说的话、祂的批评，让大家心里已经笃定：这一定是贝玛德钦林巴大师自己的私心，这孩子不管怎样都不是什么好的转世活佛，就算是转世活佛也没什么了不起——各式各样的批评都有。

有些人认为祂是被刻意塑造的假转世活佛，是为了兴盛家族、巩固权利而找的傀儡；另一种是认为，就算祂真是转世，也不是多好的；还有一种是，就算亲眼看到这小孩身上奇特不凡的地方，也认为要么是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信徒伪造的，要么是刻意教导、让小孩讲出这些奇特不凡的话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，之前仁珍才旺诺布自己也讲过，真正的转世活佛要看的是：祂对三宝的信心、对众生的慈悲心、对修法的专注、对利益众生的广大发愿——要看这些，而不是看祂有什么奇特的神迹。

当然，很多小孩出生时确实会有奇特征兆，但这也有分别，有一些是世俗业缘产生的，这种也是有的。比如《贤愚经》《百业经》等里面，有一位宝生童子：一出生就天女散花、身穿天衣，不管走到哪里，一坐下马上就有天人摆好法座给祂坐，走到哪里都有人铺红毯、散花，那阵仗比释迦牟尼佛还大，这童子自己都感到非常困扰。佛陀也讲了，这是源于祂过去世累积了很大的福德资粮，才感得这样的果报。

还有一些人，一出生辩才无碍，但长大后这种能力慢慢退失，或聪明才智慢慢消失。所以刚出生有这样的圣迹、瑞兆，当然是好的，代表前世一定累积了相应的福德资粮，才有这样的现象。但祂不是永恒的、也不是绝对的，只是一种征兆、一种过去善业的征兆而已。

看一位转世活佛，最主要还是看祂后来的发展、祂的修法、祂利益众生的种种层面，这样比较妥当。但仁珍才旺诺布出生时遭受那么多质疑，确实是有一点不太顺遂。当然，琼仁多杰大师当时的批判，可能是为了抵制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；而是不是另有一面，是为了给祖师一种试炼？

这也是有可能的。佛菩萨度化的因缘与方式本来就各式各样，不会所有佛菩萨都只用一种方式度众。也会用反面的方式——就像提婆达多，过去世也发愿要用负面的形象来成就佛陀的佛行事业。

所以琼仁多杰大师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试炼祖师、或帮祂遣除一些修法上的违缘？这也是有可能的。毕竟也确实有一些转世活佛，因为出生时瑞兆或因缘的问题，小时候对自己的身份、对自己出生的瑞兆产生了自满，导致心态变化，后来没有好好修行——这种因缘也可能有。

所以一方面有大师的预言与加持；而所有伏藏师从小会受到很多批判决辱、受到世俗的迫害等，莲师也说了，这不是坏事，反而是好现象。祂说有这样的现象，可以用最快速、最直接的方式，让这些伏藏师的转世非常专心地投入在法上，不会堕落于世俗当中。本来很多人过去世发过大愿、发过菩提心、发愿要实修解脱，到这一世也许忘了，但这个发愿的因缘、发愿的力量是不会消失的。

所以这一世如果心向世俗而不向正法，做很多事情就很容易不成功、很容易出各种障碍，这也是常有的。像有时候有人来问上师：做什么事都不顺——世俗事业、感情，还是很多其他俗事都不顺，从小到大都不顺。上师常会讲，这是因缘的问题，就是他这一世要好好修行。

如果把心放在法上、放在善业上，不用刻意去管这些世俗的事、不用投入太多，也会自然成就。相反，如果完全投入在世俗里，却放弃了佛法、放弃了三宝所依，那不管投入再大的心力、拥有再高的智慧，在世俗中也很难有所发展——因为这算是一种颠倒世俗、颠倒因缘。所以不要小看发愿的力量。

发愿不是妄想、不是空口白话，祂是有力量、有加持力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每天修法、每一座修法，开头前的皈依发心都要有这个发愿的环节？就是要不断坚定我们修行的路，让心不向外走、不放弃修法的步调，一定要往前走。

而我们发愿的时候，不是只有自己知道：除了因果谛实力以外，周围的龙天护法，还有我们的冤亲债主，祂们也都会知道。所以在我们未来的投生当中，他们都会警惕我们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直朝着当初的发愿走。很多人会说：我有很多冤亲债主，我发这个愿，到最后冤亲债主来讨债怎么办？

其实所有人都有冤亲债主，除非已经成佛；否则只要有业障、有烦恼，就一定有冤亲债主。冤亲债主也不是像冤魂厉鬼一样缠在身边——很多是我们过去造的业力还没成熟，会有一些状态伴随身边，这有时也算一种冤亲债主。但最主要的是，当我们真正发起菩提心的愿、真正诚恳地要为一切众生、为三宝而牺牲的时候，就算周围有再多冤亲债主、再多所谓的孤魂野鬼，祂们也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护法、变成我们的朋友。

永远没有真正的敌人，敌人来自我们的内心。你用怎样的心去面对、去发展，周围的一切对象都会随之转变。所以冤亲债主不会是我们的敌人。

他会不会成为敌人、会不会害我们？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烦恼、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如果我们作恶多端、心不向善，那冤亲债主确实就是我们的敌人，会害我们、给我们很多阻碍，在生命中形成无法避免的伤害；但我们有了广大的发心之

后，这些就成了我们修行上的朋友、成了警惕我们不堕落的老师，未来成为我们修行上的护法与师兄弟。

我们要对此有这样的认知。我们继续说仁珍才旺诺布。祂在自己所写的《悲叹诗歌璎珞》（即前述之流浪诗歌传记）里提到：我从年幼时开始，对前世的各种事物都非常明白、记得非常清楚。

这里提到：「幼年身前又前身，诸世相明了……心中决定持咒诵，殊胜观心……如梦幻实相梦境界。」祂这里提到，祂对前世的记忆是很清楚、不虚假、也不模糊的。虽然有些传记里祂会说「我记得不清楚」「我记得很模糊」，但那其实是祂拿自己跟过去某些佛菩萨相比时才这么讲的——过去有些佛菩萨一出生对前世的一切明明白白、毫无遮障，那是七地、十地菩萨的境界；而七地以下、还有遮障的成就者，出生时还是会受到入胎的一些障蔽，没办法非常清楚地回忆前世。

但仁珍才旺诺布这里讲，祂其实是非常清楚的。怎么个清楚法呢？连前世怎么给弟子灌顶、口传、教授的那些记忆画面，祂都油然而生；包括这些弟子叫什么名字、传给了谁什么法，祂都能想起来。

祂内心也想起了诸佛菩萨给予的一些秘密教授、大圆满要义的指导与口诀。但为了持守三昧耶戒、持守戒律，祂认为世界上没有比戒律、三昧耶戒更重要的事，所以一直埋在心中，不向任何人透露，只是每天不断反复地修持。由这样过去的力量展现，加上这一世恒持不断地修法，祂内心的功德使祂能看到很多伏藏与伏藏目录，产生了很多可以取伏藏的征兆。

而且祂的心非常明晰、远离执着，对世俗的一切如梦如幻地看待；在现实中、在梦境中、在禅定境界中，常常见到各式各样的佛菩萨，或世俗的非人、勇父、空行等。祂也承认，从小、从很小的时候，祂就能知道很多人内心的想法。但祂知道了也不说破，只是静静的。

当然，很多人会觉得：祂就是个小孩子，不懂、不会、不知道。所以祂们心里骂了祖师千百回，对祖师有各种嘲讽、侮辱、不善的言辞。祖师其实听得一清二楚，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。

同样，我们要知道：跟上师相处时，要警惕自己的内心，不要有太多烦恼杂念；对上师交代指示的事，要如法地以善心、以信心去做。内心不要嘀咕太多、不要有很多抱怨，上师听得一清二楚，只不过大部分成就者都是知而不说破而已。就跟台湾中台禅寺有名的禅宗大师惟觉老和尚的故事一样：法会现场有人在心里犯嘀咕、批评老和尚，惟觉老和尚突然转头说：「众生的妄念如雷般巨响。」

」把那人吓得不知所措。同样，很多高僧大德、很多转世活佛也都能知道他人心里在想什么，但大家一样秉持「神通不外宣」的原则。而且能知道他人心中所想，去对外宣说也没什么好处：世俗人内心都有很多隐私秘密、很多不想让人看见的想法。

所以当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时，心里反而是抗拒的、讨厌的、不想面对的——其实真正不想面对的，是自己的烦恼、自己内心的阴暗处而已，却把他投射到能了知我们心意的圣者身上。总之，仁珍才旺诺布在好几个不同版本的传记里都相应承认：他能知道所有人心中的念头。在祖师所讲的《掌中莲花》自传里，他对自己小时候做了一段描述，说：我三岁就能流畅讲话，七岁就能唱诵。

尤其三岁时，得到空行母与护法的守护，出现各种预兆、各种奇迹，是有人肉眼可见的。尤其七岁时，被贝玛德钦林巴大师收为入室弟子，真正成为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弟子。过去世很多记忆和当时的事情都被唤醒，并常常亲见莲花生大士在虚空中看望着自己；也能毫无困难地讲述自己前世根本上师的名字，以及过去世传法、灌顶、所行的善业，乃至前世的前世、更久以前的记忆，也都频繁地现起——有时在梦中，有时在境界中。

并且能了达他人的心思——这里也特别提到，他是真能知道他人心里所想的。过去世的一些能力、记忆，全部在我内心涌现。所以在五岁时，这些前世的亲戚带来各种过去世的器具来考验我；虽然所有这些东西我全部挑了出来、全部选对、完全没错，但这些前世的亲戚还是一样不愿承认我，还笑我。

在《三谷妙药》——祖师另一部自传——里提到，他说：「吾乃凡夫非圣者，何能堪称真幻化……若谁闻入狱观察，如是示演圣者境界球。」这是讲：祖师说，

我只是个凡夫、不是什么圣者，有何德何能称为幻化、化现的化身转世，或这些殊胜成就者的延续？但祂认为，这是因为得到了诸佛菩萨、过去成就者的加持，才会有这样的情况。

这一点我们之前讲过：转世活佛分很多种，有一些并不一定是过去某人的直接转世，而是过去某位成就者的弟子、或与祂有缘的众生，受到祂的加持，以祂的名号来代替祂行佛行事业，这种转世是有的。仁珍才旺诺布说，祂不认为自己是直接的转世，祂认为自己就是这种被加持而来的转世。后面又说：我自己都没办法很明白地知道自己前世的状况，所以跟我一样是凡夫的人，也不用想着来对我做这些观察——我们都一样、境界一样，我自己都观察不到，何况你们，一样观察不出来。

但对我有信心、心不起诳的人，也不需要做这种观察。因为要观察一位圣者、成就者，需要达到一定的智慧、需要是圣人的境界，用慧眼才能知道，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。后来大约三四岁时，家里居无定所、没有稳定的住所，后来去住到一个叫石谷（或作石村）的小地方。

因为见到自己的外祖母对莲师修法非常虔诚，受此影响，祖师心里特别喜欢修持莲师的教法，非常投入其中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希望自己的下一代、新一代的人能修法、能心向于佛，不是说要带祂们见多少转世活佛、去多少寺庙、参加多少法会，而是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、要成为下一代的表率：我们自己做得好，控制好情绪，做好本分，对修法的心不懈怠。并且能以很好的状态去安抚、照顾、维系跟下一代的情感，这自然会对祂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，让祂们心底对佛教有一种喜爱之情。

相反，如果只用说教的方式，逼祂参加法会、逼祂念经拜佛，那虽然表面上做到了，内心深处却只增加了更多反感——将来要成为一个佛教徒，其实很难。当然也不是完全放纵、不管，但最重要的是先做好我们自己、自己成为表率，才有办法牵引下一代。这一点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

我自己小时候也是看着养父的行为——祂那种几十年如一日的修法，对我内心的触动，才让我对修法生起了这种喜爱与影响。我的养父在世时，很少讲什么大道

理。除了村民有家务事或纠纷来找他、他为了调解才讲些道理以外，平常他不太去教说讲述，宁愿默默地自己转经轮、念经修法，听大家讲。

但他这样的作为反而影响了很多：不只是我，包括他周围很多街坊邻居也一样。每天看着我养父几十年如一日殷勤修法，他们也慢慢觉得这样修法好像不错。于是也开始向养父请教怎么修法、怎样修法好、为什么可以这样修，问了很多修法相关的问题，然后自己去做，做了得到法喜，就更加投入。

这样的人很多。一直到现在，我养父已经圆寂好几年了，当初被他影响的那些邻居，现在还是一样，频繁地到养父当初盖的佛堂那边，每天在那里修各种加行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，二十几年前，我们邻居里有一位叔叔，根本是个无神论者。

他虽是藏族，却完全无神、没有任何信仰，很喜欢科学、很喜欢讲历史，但很讨厌宗教。可十几年后再去看他，他变成了手拿念珠、每天不断念「嗡玛尼贝美吽」，三不五时就来向养父请教怎么念经持咒、怎么累积善业的人。主要是他在中间经历了一场大病，痛苦万分。

这时候，他所学的科学、所学的知识给不了他多少慰藉。后来他开始对三宝有所祈求，念咒语、拜忏，内心得到了一些安慰，病也慢慢好转，于是有了信心，开始投入佛法实修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真的是「身教重于言教」——要牵引别人，先要做好自己的本分，靠口头宣导是没有太大作用的。

到祖师五岁时，去到札玛寺（即前课的札玛寺／红崖寺）——祖师出生地附近一座山上的寺庙。那边遇到了很多伏藏师，还遇到了上一堂课讲的那位更上大师，受到这位成就者的欢迎与喂食。后来在会面中，他们还是觉得祖师是个小孩子，有点想试探祖师的心理，就给了祖师一幅莲师唐卡。

祖师拿到唐卡，就跟他们谈论起过去生的事。但虽然能讲那么多，还是没办法让这些前世的亲戚有所改变。祖师当时在那场会面上，看到种种人情世故、看到很多人内心的想法，有很多感叹，为世事无常感到悲哀。

后来寺里又准备了一个庄严的法座、办一场法会，要请祖师去参加。但顾及祖师当时还是个五岁小孩，最后还是没有去做这件事。祖师自己也觉得，真正实修才是最好的，不必在这些表面的事情上做很多。

所以祂感叹说：在如今这五浊恶世，真正了知佛法奥妙的人，比钻研世俗俗事的人还要被人轻视。更不用说去证悟密乘的成就了。如今这个时候，做非法之事的人用行善法的形象来掩盖，让内心背弃戒律、背弃佛法，轻视誓言、轻视密戒——祂觉得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，觉得呜呼哀哉、非常悲痛。

一个五岁的小孩有这样的想法，真的不可思议。后来这些前世的亲戚，又有人以要认证祖师身份为名，邀请祖师去参加一场宴会。席间，祖师又讲述了很多前世的事。

等于说，祂其实已经讲过很多次了——小时候讲过，别人试探时讲过，遇到成就者时也当众讲过，这时已经表述过很多回了。如果是被怂恿、被刻意造作出来的小孩，可能小时候被要求讲什么，就不太可能在那么多的时间和场合里讲述那么多事情。但祖师这时讲这些前世的事，还是一样没引起多大关注，反而很多在场的人是不相信的。

但祖师认为：我并没有说谎。祂说，过去世我在这些地方帮别人灌顶、传授佛法，传授过的人将近百位，而且是哪一个人，祂到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。祂说：这就是我与生俱来的记忆，不是我凭空乱想，也不是我想干扰大家、让大家不开心。

你们问我，我就回答，这只是我自己的一段记忆。你们要是不开心，那以后我也不讲了；我本来也不追求你们给我任何特殊待遇。后来祂住在石谷那边时，有一次跟小朋友玩耍，在装稻谷的骨壳当中见到了包括贝玛德钦林巴大师、贝玛林巴大师，还有琼仁多杰等成就者的显像。

就像在那纸片上有这样一个境界，象是现实中真有，又有点不太像，又象是内心当中的一种投射，总之产生了这样一个境界。祂说后来长大才知道，这是祂自己生起次第能力的一种展现。不过当时祂并不了解这境界是什么意思，只觉得很神奇，认为是传承祖师、诸佛菩萨的一种加持融入了心中。

另外还有一次，也是在这种似有若无、像现实又像内心投射的状态中，亲见莲师以触地印的样子显现。这些都是过去世生起次第能力的一种苏醒。当然，相信的人还是有。

在前世亲戚里，《奇妙信心之海》的传记提到：虽然大部分贝玛诺布的亲戚家属都对祖师有所怀疑，但贝玛德钦林巴大师自己的外甥旺嘉，对祖师是贝玛的转世很有信心，非常确认祖师就是祂叔叔的转世——算是祂们亲戚里唯一的承认。《奇妙信心之海》后面讲到，在1702年、也就是祖师满五岁时，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开始一对一地指导祖师读、写、学文字。祖师另一部传记《掌中莲花》里也提到：从这一年开始，我学习阅读写作，还有书法的正楷与草写；到六岁之后，我从根本上师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座前，取得了修法的一些心要和大圆满的教授，之后也得到了毗卢遮那大师的护法——玛哈嘎拉的修法。

而《三谷妙药》里也提到五岁开始，不过这里不太一样：《奇妙信心之海》讲的是「满五岁」，应指五岁初；而《三谷妙药》讲的是五岁比较后期。祂从「皈依主金刚持」座前学习写字——这里的「皈依主金刚持」，就是指贝玛德钦林巴大师。为了表达对根本上师的尊敬，很多祖师都会给自己的根本上师取很多殊胜的名号，大多称「金刚持」或「一切诸佛如来的总集」等。

本来在师徒的事业关系里，我们不可以用比较低的称呼来称自己的根本上师，称号当然是越高越好。这不是刻意阿谀奉承、拍马屁，而是自己对「上师即实相、上师即一切诸佛菩萨的总集」有非常明确的信心与认知，所以才用这种方式来坚固自己的这种想法。而且每一次这样赞叹、用这种名号称呼，也是在累积自己的福德资粮、增长自己的智慧，这是特别好的。

像晋美彭措法王在世时也提到：有些人——一些老人家，年纪跟祂相差不多——会比较平辈的称呼，或直接叫祂过去的一些法号名字。祂认为，这当然不是祂自己想被高看，而是基于师徒的誓言，不可以这样称呼，否则对自己的修持有影响。所以大多用「喇嘛仁波切」「上师如意宝」这种方式来称呼，比较好、也比较多用。

但最主要还是心态的问题。如果只是把祂当成一种阿谀奉承的心态去称呼，也不太好。所以心态要端正，要理解这个用意，未来的行为上也要做好，这很重要。

尤其对密法的修持来讲，这看似一件很小的事，实际上对我们的修持有很大的利弊关系。总之，《三谷妙药》里提到：祂在皈依主金刚持、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座下学习字母，但不用上师教很多，只稍微教一点就精通了这些读写的基础能力；到六岁时，对文书、文法、书法各方面的能力就非常熟练了。同样，晋美彭措法王这一世其实也是如此。

祂的传记里提到，祂年轻小时候跟随朗加师公学习文法、诗歌、文学；但实际上，以前朗加仁波切对上师很赞叹，祂说祂其实根本没教上师什么东西，只是单纯教了一点基础的文法文字，其他部分都是上师自己无师自通的。这是朗加仁波切讲过的，我以前也跟宝上师确认过，宝上师也承认当时在朗加座前没学很多。（译者注：此朗加仁波切即前课宝上师的藏文师、朗加师公，本课确认为同一人。

）一方面，朗加仁波切主要以闭关和自己的实修为主，对外教授不多；而且上师在师公座下的时间也不很长，得不到很多教授。所以晋美彭措法王这一世——看过祂传记的都知道——上师是这个世代非常有名的藏文文学大师、藏文学专家，这大部分都是靠祂前世的积累和自身的天赋智慧，而不是靠后天的学习。蒋扬钦哲旺波的传记里也提到这段五岁前后的过程：那期间祖师多次见到莲花生大士的面容，能清晰说出前世上师的名字，能以灌顶、讲法、修息、禅定、取伏藏等超越常人的能力，以一种游戏般的方式来做这些事，让很多真正有智慧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对祖师生起崇敬。

蒋扬钦哲旺波这里也说，祂承认当时祖师已拥有了知他人心念的祂心通，并已产生乐明不二的殊胜证受，是广为人知的一位真正的圣者、真正的化身。上师这一世也是一样：上师也讲过，它小时候在木拉寺，在好几个地方边玩边取出伏藏，当时的玩伴大家都看到了——这边挖一挖、挖一挖，就顺便把伏藏挖出来了，有好多次这样。在诺布另一部传记《未造作之狂语·罪业之河》里也讲到，祂当时有很多超

越普通小孩的行为：在游戏当中进行观修本尊、念咒、禅定、取出圣深伏藏等各种行为。

特别的是，祂常宣称自己就是虚空藏比丘，自己的修行地在南方洛扎，还常讲很多不同前世的回忆，在现实中和梦境中见到各式各样的空行母给予加持，也常跟很多非人、空行有接触的体验。（先休息十分钟。）从五岁之后开始，我们在其他一些传记、包括蒋扬钦哲旺波所写的传记里都能看到，祖师开始有很多净相产生。

这些净相有些感觉在现实中，又有点在梦幻、在幻境中，不是很明确地出现。诺布有两部秘传，其中一部就特别讲述祂很多净相的部分，在那里能看到祂这些经历。祂提到，大约五岁左右开始，出现了很多类似现实的幻象。

像出现食肉空行母——祂们像女众、像非人的形象，在后面追赶祖师；祖师虽感到害怕、在逃跑，但祂说内心很明确地知道，这是食肉空行母的一种幻化。又有一天，祖师在家里睡觉时，有一个类似的非人，嘴巴如同烧红的铁器一般，抓着一把长矛，反反复复在祂周围徘徊；但祖师知道，这是护法，是在保护祂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真正实修的人不用担心很多事。

除了各自前世业力所感、无法逃避的事以外，大致上，只要我们真心诚意修行、为众生的利益而做，一定会有龙天护法守护。当然，龙天护法守护出现的形式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样子，有时看起来很可怕、好像会害我们，实际上是好的。过去很多高僧大德小时候的经历也一样：梦到或看到像非人、或恐怖的场景在周围环绕，实际上是护法的守护。

这种事也是有的。后来一段时间，祂开始出现一些幻象——所谓幻象，是祂对现实与幻境的界限变得有点模糊：有时感觉是现实中出现的，实际上后来发现是另一层面的境界。可以说，现实与幻境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。

一方面这也是因为祂专注一心修持这些密法的缘故，所以祂对现实的执着越来越淡，很多净相的显现越来越明显，才会有这种状况。像有一次，大约快七岁时，它跟随母亲去到一个叫沙尔的地方，准备晚上把家里的牛羊赶回来。回来时，祂突

然从这种状态中醒过来，搞不清刚才跟着母亲去沙尔赶牛羊，到底是现实、还是像一场幻境——可在当时，感觉是真真切切发生的事。

后来还有一次，在去往一个山区的路上，在一座寺庙过夜，这时看到一只非常美丽的藏羚羊从山坡上跳下来，但祖师发现自己身体动弹不得。这时她旁边突然出现一位女子，对她说：你应该向自己的上师虔诚祈祷，要有信心地去接受。隔一天晚上，它和父亲两人在路上，又看到一个像羊角一样的东西。

父亲触碰后说：「啊，这里面有如意摩尼宝。」当祖师想把这羊角拿起来打破时，父亲说：「绝对不要把牠破坏掉，不然里面会有毒蛇。」还有一次，进到一个小房间里，突然出现三个骑黑马的男子。

祖师问他们是谁，他们说：「我们是毗沙门天王的下属、祂的眷属，是来迎接的。」这些人让祖师坐在那儿不动，周围突然出现很多唱诵的群众。这时又产生了很多净相，包括上师突然变成愤怒金刚的形象出现在面前。

然后牠才真正醒来——原来刚才这些都是祂的一场幻境。还有一次比较特别：它在净相中见到一位叫跟上的老婆罗门，包着白色头巾、满头白发，对它说：尼泊尔那个地方有母亲杀死自己孩子的事，非常惨。祖师问它：这个地方在哪里？

老婆罗门说：你自己看一看吧。于是它放眼望去，就很清楚地看到了尼泊尔那边的景象、那边的事、那边的状况，都非常清楚；自己充满悲伤，在悲伤中醒来。很奇特的是，牠所见的尼泊尔景象，跟现实中其实是一样的。

这类奇特的事情很多。后来六岁左右，《三谷妙药》里提到：祖师跟随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出门，返回时因为一些因缘，得绕到很远的地方。回来这一路遇到很多波折，尝尽了饥饿、干渴、寒冷、燥热等各种痛苦。

《奇妙信心之海》的传记里也提到，它六岁时和自己的叔叔——这里指的都是贝玛德钦林巴大师——出门，在返回途中遭到它人陷害。这里提到是遭人陷害；

《三谷妙药》里则没有特别提被陷害的事。我们看了好几个版本，都没有很明确地讲它们遭遇了什么，只是微微提到被人陷害，遇到了很多困难，为此绕了很多没去过的地方，一路上受尽各种痛苦。

六岁这一年，按蒋扬钦哲旺波所写的传记，以及诺布另一部《掌中莲花》传记的说法：它也是在六岁那段期间，跟着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听受了很多甚深大圆满成熟解脱的法门，以及玛哈嘎拉修法的所有传承。到七岁时，祂得到了「愤怒莲师」这些愤怒本尊的修法。在《奇妙信心之海》里提到，祂七岁时能流畅背诵、修持愤怒莲师的修法，专修此为本尊，让自己生起次第的境界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。

而《掌中莲花》里提到：七岁时同样修持愤怒莲师的修法，生起次第的观想非常熟练，对降伏魔鬼生起决定信心，出现了得到龙天护法护佑的征兆，有很多共与不共的境界。但祂自己没特别觉得怎样，知道这一切如梦似幻。《掌中莲花》里特别讲了这件事：因为祂产生了这样的境界与能力——应该叫「愤怒莲师」，不该叫「怒目金刚」——的修法，得到了降伏天魔的能力。

但《奇妙信心之海》及其他传记里提到：虽然祂得到了这境界、这种能力，却没能在上师的指导下继续。因为当时种种因缘，祂没办法再跟随上师、上师没办法在旁边指导，所以后来它在修行中，没有人告诉它不可松懈地修持的要诀、没有人指导这些，导致后来很多成就的征兆退失了。另一部传记也提到：虽然有除障碍的成就征兆产生，但后来没有持续地修持，导致一些成就征兆渐渐消失。

所以祖师劝告所有后学：在还很小、对很多口诀与修法要诀还没有很好理解掌握的时候，就直接开始修本尊并不好，很容易退失。这是祖师的一个忠告。但不管怎样，很多传记、包括其他成就者的传记，都称赞祖师其实在七八岁时，对密法的修持就已经很好了。

所以祂说自己退失也有可能是一种谦虚的讲法。还有一次，大约八岁左右——这也是在秘传里的。当时贝玛德钦林巴大师来到一个地方，祖师和父母也跟随去，在外面扎营。

这时，当地一位地神幻化成一个骑白马的年轻男子，来到祖师的住所，让祂骑上地神的白马，从一个狭窄的山谷进到一个高大的山谷当中。进去后，祂为里面的这些地神与眷属传法、念诵很多经教，这些地神都很欢喜。结束之后，祂突然像从

梦中醒来一样——明明刚才是真真切切被这位地神带走，后来却像梦醒一般，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

又有一次，它在净相中发现自己乘坐一面大鼓在空中飞行，飞到了天界，看到非常壮丽美丽的景色，感到非常舒适、光明、自然。这时一个法座上坐着一位比丘样貌的人，祂左侧有一位身穿将军或国王铠甲装束的神。这位铠甲装束的神走过来，好奇地询问骑在鼓上的祖师：你是怎么来的？

这时祖师看向那位比丘，却看不到祂的脸，只见祂散发金光、非常庄严。祖师知道，因为自己业障重、被胎障与分别性的障碍蒙蔽，才看不到这位比丘的五官；但祂内心非常肯定，这位比丘一定是弥勒菩萨本人，而旁边将军相、国王相的神，应该是某位大天王，或是帝释天、大梵天。见了弥勒菩萨之后，返还的路上，刹那之间又像从梦境里醒来一样。

后来又一天，它在梦里梦到一个少年般的人，拿了一个铁做的弓箭赐给祖师；祖师把弓箭背在身上，背上去的刹那间，又像从梦中醒来。祂把这个梦告诉了根本上师，上师说：这是玛哈嘎拉的一种加持、给予祂的一种变换的加持。所以祂说，当时有很多境界产生，但因为上师加持了祂的心续，祂才能对这各式各样的境界有一些微细的理解。

到八岁时，据蒋扬钦哲旺波的传记记载，祖师对桑杰林巴大师伏法里一个大悲观音的密法《极密放光》有了非常透彻的理解，并对密乘的见解与行为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信解。祖师的传记里还提到，祂在八岁看了桑杰林巴大师大悲观音伏法《集密放光身》、有所理解之后，从那时起，对上师的三昧耶戒——不管主要的还是支分的誓言——再也没有任何毁犯，对上师生起极大的恭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戒律不是一纸条约，而是我们修行很重要的助缘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见地。

在还没能理解这些见地以前，我们必须以条约、誓言的形式，来阻止自己去做不如法的事；但真正达到密续所讲的境界时，这些誓言、三昧耶戒就再也不是一种条约形式了——你能完全理解，祂就是这个法的一部分、是密法见地的一部分。真

正理解之后，也自然不会对它有任何毁犯，或有怕犯戒、怕没守好戒的那些顾虑。而祂在八岁时就已理解了这个道理。

《掌中莲花》里也重复讲了这件事：「八岁之年，我阅读了伏藏大师桑杰林巴的传承、祂的观音法门引导《极密光网》，了解了祂的内涵，由此唤醒了我的内心，对上师共同与不共的三昧耶的持守，我对此毫无疑义。」所以我们看得出来，祖师虽然是一位成就者，但在从小到大的修持中，很多境界也是一点一点慢慢被唤醒的，并不是一开始就呈现出完全透彻的状态。而这有时也是菩萨的一种示现：一般来说，若一出生就什么都懂，反而有时不太能让众生生起信心；反而是从小有一个阶段性学习的过程，会让众生觉得跟自己没那么遥远、没那么强的隔阂感，反而容易亲近。

所以很多佛菩萨也会为此，示现出有烦恼、有修持修行过程的一些行为。后来大约十岁左右，当时智慧稍有增长，祖师就跟当地一些有名的学者做法义上的辩论。但因为祖师太厉害，把在场所有学者都辩倒了，辩得大家都羞愧脸红。

当时祖师可能觉得这样很好，但后来长大回忆起这件事，祂觉得非常羞愧，觉得不应该这样让别人下不了台。祂觉得，法的讨论就是法的讨论，不需要刻意争你我、争谁输谁赢。所以祂后来觉得，自己当时那样做是一种造恶业，非常难过，为此深深忏悔。

《掌中莲花》里也提到这件事，说：祂十岁时智慧稍稍开启，后来到一些学者那里，向祂们提出了一些佛法上的问题，虽然当时破除了很多人错误的思维、讲了很多正确的道理，让在场的人感到非常羞愧——但我现在想起来，当时做的这种事，我觉得是一种恶业、是造作的恶业，所以我感到非常难过，深深忏悔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不是说一位成就者或菩萨达到相应境界之后，对善恶业就不屑一顾，觉得「我分分秒秒都在累积大善业、灭除大恶业，这种微小善恶业不值一提」——实际上不会的。

祂们境界越高，对越细微的善恶业反而看得越重。祖师这件事，在我们看来看不出是什么恶业——去纠正别人的错误，本来就应该是对的。但祖师可能是基于菩

提心的角度，认为应该让大众欢喜，不该让这些学者产生羞愧、不该有你输我赢之心。

虽然这地方很细微，祖师仍非常挂念，觉得这是很不应该做的事。这也是我们修行人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：就算是佛菩萨，也非常在意微小的善恶业，我们自己对这些部分也要特别注重。但又不能本末倒置——变成像珠巴疯子（即「神圣狂人」竹巴滚列）说的那样：在乎微小的善恶业，却不在乎大的善恶业。

在凡夫阶段，还是要以大的善恶业为基准；等我们的心能更仔细、能更持续地安住在善法当中，再往细微的部分去观察，这样才比较如法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边，讲到祂十岁。